



无非是个借住者，她非要搞成相亲。

妖娆记 等待“沙发客”

文 | 于是 图 | 资料

大约是一年半以前，L注册了沙发客网站，填好了相关信息，然后开始等待。沙发客，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驴友联盟，有沙发的人邀请驴友免费借住，跨国省钱，跨人种交友。这完全是因为刚认识的W小姐推介有功。

W家境很好，从小没有打拼过，经常去国外当背包客。W在很多国家尝试了很多次别人家的沙发，也因此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当然也不乏男朋友。W让L相信，只要肯让出自家沙发，她就能在短时间里迅速结交各种人，再也不会寂寞之说。

L有一只空沙发。空窗很久，连坐在上面的人都少了，更别说睡了。空沙发意味着资源被浪费，时间被荒废。L注册完毕，再注视空沙发，幻想会有怎样的人睡在她的客厅里，和她的卧室七步之遥。

就这样，L开始了每日每夜的隔空面

试。在陌生人的照片里寻找面孔上值得信赖的某个细节，在陌生人的自我简介里觅求蛛丝马迹能让她产生交往的兴趣，在email里嗅闻气息是否相通。走过太多地方的人她有点怕，怕人家老油条，她罩不住；初级驴友她更怕，怕人家无法无天，比她更缺经验值。太帅太美的人她有顾虑，怕自己一不小心想勾搭；太丑太挫的人她根本不予考虑……不夸张地说，在她确认第一个沙发客之前，她已看了不下几百人的资料。无非是个借住者，她非要搞成相亲。

第一个沙发客来的那天，L本来加班。特地请假，打车回家，结果飞机误点，她等到半夜。进门的那个欧洲人，80L的背包塞得鼓鼓囊囊。L强忍哈欠，向沙发客解说自家需要了解的事项细节。欧洲客强忍时差，耐心听完，道了晚安。他说他要住两夜。

早上起来时，L发现沙发还是空的，欧洲客已经出发了，早起去拍照什么的。下班回家时，L发现来客回来过，吃过，洗过，收拾过，等到半夜她自动去睡觉，夜里恍惚听到有人进门，悄然躺下。次日早上她起来，发现人已去，留下写着很多感谢的字条。

这样的第一次大概很好吧，没有纠纷，没有互扰，能在网上互给好评。L这样对W说。

但在深深的心里，L打死也不会承认的是：她不想再在空窗期忍受一个来去自如的人，不想误以为自我的空间可以让他人分享，更不想继续纵容虚妄的假设：假设……终有一天有个沙发客和她心有灵犀，空沙发等到了长住客。

只是不甘心。寂寞太现实。就这样，L开始了第二轮等待。

工心记 请证明你不是路人

文 | 陈黛曦 图 | 资料

他们头一次约会也不算什么约会，是部门庆功会，一群绷着一裙的女白领和几位白衬衣领带男涌入包间的画面，远看像林奕华的一场戏。白领们的KTV之夜是一个洞悉世情的好地方。吐出来的音符一颗颗游进黑线，在温暖的电流里幻作你的思念。

他们就是在那一场夜中开始的，谁都多喝了几杯，领带和裙摆都松动了。那晚她才刚唱到“若不是因为”这五个字，部门里的一个女人就哗地哭出来了。剩下的几个吓坏了，于是一个对另一个说，快切首《不怕不怕》进来。他自然地挨近正在切歌的她，那不是上司对于女下属该有的距离。

自那晚以后，整个部门都对她的业绩销量直线上涨视若不见。怎么见呢？除了销售经理，谁也不清楚谁的手上盯着

哪家客户。聪明人都知道，潜规则的潜字是一个动词。中午的食堂，她买了份砂锅粥，咣当一声，粥全部洒在她的丝巾上，而蹭她的那个，刚被例会宣布了末尾淘汰。食堂阿姨不知从哪个角落变出一把比打翻了粥的地面还混沌的拖把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砸碎一个5块。”她所有的怒气的都上来了，从钱包抓出一张10块，扔到地上，接着砸一个杯子。

他对她不是没有真心，她业绩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是真实的，但除了他大约没人会信。她开始在办公室躲避他的目光，短信与短信间的回复间隔时间越拖越长，他小心地试探一下她的心有多深，先是小小心心扔一块小石子，结果连个声响也不闻地沉了。再挑了块大个儿的，又沉了。他怕起来，底下像是藏了个黑洞，贪得无厌吞没一切，又像埋了块巨大磁

石。再后来什么都被抓住扔下去，金子，链子，戒指，顺手抄到的，能讨或者不能讨她欢心的，统统沉了。他发起疯来红了眼睛，搬来的东西越来越大，先是车子再是屋子院子园子。沉下去了，就算真是一湖水，水位也该变了吧。他望着镜面一样无褶皱的，她的心。只望见他自己。

年会那天她被评上优秀员工，尾牙宴之后部门又组织了一次K歌活动。屏幕上《风筝》无原唱的伴奏，歌词一寸一寸自我覆盖。他发信息说，“其实陈升爱奶茶，大家都知道。但他明知自己不能拥有又自命不凡，心里苦死了。”等不到她回信，他终于直接问了句“为什么我们会不好了？”她在隔壁包间，信息进来的时候她正在欢吃小龙虾。油腻腻的小指一摁，屏幕就黯淡了。



聪明人都知道，潜规则的潜字是一个动词。



靠别人的，终究长不了。

乐活记 新场，旧好

文 | 宣克灵 图 | 资料

新场在上海的市郊中，绝不算大家闺秀，但也是个甜美村姑，可如今，韶华不再，青春流逝。

听老家的人说，新场老街曾经有13座牌坊，我一路从北走到南，仅有几座还竖立着，谁也不清楚那些牌坊什么时候被拆除。我到新场镇上唯一的新华书店询问有关新场历史的书籍，却失望而归。

古树、老庙、牌坊、石笋、琵琶、中西合璧的四进建筑、白铁修理店、潺潺小溪，不禁让人遥想当年“盐场建镇石笋留滩”的画卷，和所有的古镇一样，它经历过峥嵘岁月，洗尽铅华后归于平淡。

在南汇县志上，对于新场有不少记述：新场原为下沙盐场的南场，是当时盐民用海水晒盐的场所。后来海滩慢慢长出去了，这个盐场也逐渐成了盐民居住和交换商品的地方。在新场成镇之时，下沙盐

场鼎盛时期，盐产量和盐灶之多，胜过浙西诸盐场。

从历史来看，原来的繁荣都是因为盐场交易的存在，因此不必苛求商业挂帅、文化开发的窠臼。

想起台湾九份，那个走过兴衰荣辱的山城，如今成了观光客体会当年淘金客挥金如土的所在，金瓜石成了游客必然要去的地方，有华人的地方做出来的芋圆，似乎都没有九份来得正宗。对于历史独有的记忆，残存在每个人的回忆中。可是，谁也抵挡不住岁月车轮的碾压和流转。只是，我们在保留吃喝玩乐的形式的时候，是否有过静心品茗无欲无求的内在？

说起外在的形式，南汇的不少地名颇散发着古人独特的追求和涵养，诸如：书院，还有大团、盐仓等。南汇也出了不少独具风骨的名人，酷爱书法、110岁仙

逝的苏局仙先生，“皮囊原似春蚕脱，亘古谁能永保存”；宁折不弯的傅雷，他教育孩子弄学问也好、艺术也好，顶要紧的是“人”。否则，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，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。

坐在新场的茶肆里，闻着特有的灶头菜饭的香气，想想九份因《悲情城市》而名满天下，那是因为从小走在山城台阶上给心灵留下的烙印；而想靠《色戒》让世人领略新场的馨香，还不如让一个琵琶高手谱一首幼时的儿歌来得记忆深刻。

靠别人的，终究长不了。

其实，我宁愿新场像个看尽荣辱兴衰的老妇，淡淡恬静地倚窗眺望，而不是被商业化粉饰得不伦不类。这个期许，不会被商业化的脚步逼仄得无以立锥？

我希望这里还是吴侬软语的，还是平实朴素的。